

文学与史  
当代丛书

海派小说与  
现代都市文化

(修订本)

李今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文学与  
当代史  
丛书

丛书主编  
洪子诚

# 海派小说与 现代都市文化

(修订本)

李今 著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度「中央  
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  
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 / 李今著. — 修订本.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5  
(文学与当代史丛书)

ISBN 978-7-301-30227-9

I. ①海… II. ①李… III. ①小说—文学流派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1229 号

- 书 名 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 (修订本)  
HAIPAI XIAOSHUO YU XIANDAI DUSHI WENHUA (XIUDINGBEN)
- 著作责任者 李今 著
- 责任编辑 于铁红 黄敏劼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30227-9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zpup@pup.cn](mailto:zpup@pup.cn)
-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0112
- 印 刷 者 天津联城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660毫米×960毫米 16开本 22.5印张 285千字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72.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 010-62756370

# 目录

序 ..... 1

小引 ..... 7

第一章 都市和都市的意象 ..... 13

第一节 二三十年代上海都市现代化发展的“黄金时期” ..... 13

第二节 建筑的空间和空间的想象 ..... 24

第二章 唯美—颓废和对于新的生活方式的探求 ..... 47

第一节 唯美—颓废和初期现代主义的精神特征 ..... 47

第二节 唯美—娱乐的性意识与唯美—颓废的上海都市  
文化氛围 ..... 69

第三节 两种颓废的主题 ..... 89

第四节 颓废女人的形象和意象 ..... 105

第五节 颓废的历史观和人生观 ..... 134

第三章	电影和小说新艺术形式的实验 .....	141
第一节	女体和叙述者作为“看”的承担者 .....	141
第二节	都市风景和小说形式的空间化 .....	157
第三节	小说中的电影世界 .....	171
第四章	海派作家的文学观念 .....	179
第一节	“硬性电影”和“软性电影”之争 .....	179
第二节	放弃启蒙者的身份和姿态 .....	187
第三节	技巧·软性电影·轻文学——作为生产者， 也作为艺术家 .....	194
第四节	文艺的终极使命 .....	201
第五节	海派的“大众”和“为人生” .....	213
第五章	日常生活意识和都市市民的哲学 .....	225
第一节	以人的世俗性消解历史英雄和圣人的光环 .....	225
第二节	以日常生活的逻辑消解价值的理想形态 .....	243
第三节	以日常生活作为独立的写作领域 .....	263
第六章	海派文人与现代新市民 .....	285
第一节	市民的知识化与现代新市民群体的崛起 .....	285
第二节	文人的世俗化——文学能够谋生时代的到来 .....	293

结语 海派的现代性 ..... 313

主要参考文献 ..... 321

后记 ..... 327

修订本后记 ..... 331

附录 ..... 337

“海派”文学研究的拓展 ..... 337

——评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 袁进

解读“摩登”：李今和她的海派小说研究 ..... 343

——《海派小说论》代序 解志熙

# 序

吴福辉

李今是我的同事。在现代文学馆一起工作的时间可不算短。十几年的岁月里除了搞征集、编刊物，眼见着她把北师大硕士读完了，又去读北大的博士。当她把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定为“海派文学”的时候，我真是没有想到。因为我所知道的李今，是同上海毫无关系的。李今是道地的北方人，原籍是北方，出生地是北方。按我对中国的了解，实际上除了生活在东南沿海的部分地区，其他的中原人、西南人，也都和北方人一样，表面或许是生长在一个城市里，可上一代、上两代的记忆，皆是农村无疑。20世纪50年代，我在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里读师范，这个学校离火车站也就是半个多小时的行程，如果碰上这一期的《文艺学习》杂志到了火车站附近的书店我跑去买（真的是“跑”。其时我正像有那么一回事似的在练长跑），那就是十几分钟。但是我总不习惯我的同学管火车站那一小圈地方叫“城里”，把去那里叫作“进城”和“去站上”。他们是跟着父辈祖辈这样叫的，站在乡村敬畏都市的立场上。所以，李今会立志研究上海和它的文学，我总觉得不可思议。

可是，现在这本厚重的样稿放在我面前，她的海派研究即将出书，我们不能不刮目相看了。我可以想象这其中包含的无数个日夜坐图书馆、爬格子的辛劳，但我还是无法知道李今是用什么来唤起自己

的研究激情的。而贴近研究对象，产生与之对话的动机、需要和热情，应当说是我们学术工作必备的要素。当然，李今无法拥有我研究海派的天然条件，我有对 20 世纪 40 年代上海的回忆，有我的童年印象作凭借，我的海派研究就像是一次还乡；而李今的研究首先要克服“隔膜”，她要靠阅读来增加历史感，依仗翻阅原始资料和亲身的调查踏访来营造一幅具体的、可见可闻的旧上海文学图景。她似乎做得不错。她在“后记”中说，她最初的起因，是缘于对当前中国都市化进程的现实的关心，缘于对现代商业城市中人的生存处境和由此急剧产生的价值观念变迁的兴趣。这就揭示出新一代学人的研究特色：更重视当代的动机，在突破了单纯的社会功利的束缚之后，加强了文化探源的目的性。这也足可以用来解释李今在海派文学研究中，为什么能扬长避短，避开自己历史具象感觉不够丰富的缺欠，而取得了将文化、思潮和美学的审视汇于一炉的显著特征。她可能没有那么贴近，没有那样多的感情投入，但全书贯穿了引用、论证的巨大心力。她做得是不错的。

据我所知，在论文形成过程中，李今曾摘取了其中的章节交给香港岭南学院（现岭南大学）的《现代中文文学学报》发表。这个学报是采用校外学者匿名审稿制度的。稿子到了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李欧梵手里，他读后评价不坏。李欧梵这些年一直在关注民国以来的上海文学，搜集中国海派和现代派的资料，他的评说应当说是有分量的（虽不是全面评说）。最近在苏州通俗文学史的研讨会上碰到他，提起此事此文，他还记得。再就是论文在答辩时，我也忝列其中了。北大中文系的学生答辩我几乎每年都参加，我觉得一篇论文如能经受得住陈平原、温儒敏两人的严厉批评，也就可以了。两人的风格迥然不同：温儒敏是简洁了当，问题直切入要害，如大雷轰顶，将人打懵；陈平原是条分缕析，丝丝入扣，让人一阵阵发痛，再心服。那天陈平原说，从论文中的现代都市文化的研究看得

出，有关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社会的研究，是在第二手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独立分析还不够，文字有的地方嫌拖沓。批评得也不轻。但陈平原转而又说，第二章“唯美—颓废和对于新的生活方式的探求”、第三章“电影和新的小说范式”（答辩时的标题是“电影和对于新的艺术形式的实验”）比较成熟，资料的发现和理论的把握都有所推进。这评价，着实是不算低了。

我认为，李今的海派研究是在解志熙的中国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和我的海派小说研究之间，找到了自己的切入点。她有严家炎先生做指导，很容易找准方向。于是，她提出了今后的海派研究再也忽视不得（不等于不能跨越）的新的东西：第一，系统地发现了新感觉派诸位作家 20 世纪 30 年代参与“软性电影和硬性电影之争”的大量材料。由于电影在 20 世纪 30 年代作为新兴艺术的特殊位置，而刘呐鸥、穆时英对此的参与比我们预想的要深入得多，这批资料的挖掘因此显得十分重要。从软硬电影之争，引出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两种现代性（在 19 世纪中叶分裂）及其同时表现在中国海派身上的结论，是大有深味的。第二，在此基础上，有了比较完整地梳理海派（主要是新感觉派）文学理论观念的可能。一个文学流派的文学思想，自然可以通过对它们作品的过滤折射出来。作家的宣言自然也不能等同于他的艺术实践。但是，如果既有代表作品，又有艺术主张可以两相参照，岂不是会更容易地走近他们吗？过去由于资料匮乏，孔另境所编《现代作家书简》一书所收的施蛰存、戴望舒、穆时英、叶灵凤、刘呐鸥互相来往的几封信件，曾经让我们如得了宝贝似的，反复引用。如今李今依靠这一批新发现的材料来言说海派思想，可做到游刃有余。第三，探寻了海派的文化渊源，明确指出海派与 19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的颓废—唯美派千丝万缕的关联。海派的“文化渊源”与“精神特征”是本书的两大立论支柱，而李今对前者的阐释显然更突出些。由颓废—唯美派连类提

出的唯美派颓废观和马克思主义颓废观在新感觉派身上的并置问题，进而对颓废女性形象和意象的深入发挥，是本书中的精彩段落。第四，对施蛰存、穆时英、张爱玲、予且四人的细读。这能见功夫。如把《白金的女体塑像》和新发现的该篇小说初刊本《谢医师的病症》的详加对照，如对施蛰存的几篇历史小说的文本分析，如仔细辨析张爱玲多部小说中消解价值神话的写作策略等，都颇富于启发性。

我想，每一个人阅读的目的、角度不同，阅读修养和个性各异，一本研究著作是可以读出各种各样的内容来的；只要这本著作里有一个大千世界，有思想，有胆识，不板着面孔教训人，而是启发人。李今这书的引文多了点，句子长了点，没办法，它是学位论文。可是它并不枯燥，如果用心读了进去，是会发现一片你未曾接触过的大天地的。

这就回到李今研究的目的上去了。海派是我们身边的文学现象，更是文化现象，无处不在。20世纪的文学和文化，即将逝去，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属于“现代”的世纪，若要认识它多元的构成，则海派不容忽视。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一个世纪以来，好像是明确的，现在忽然变得并不明确了。我们认识了文学与政治社会、文学与功利主义、文学与为人民，以及文学与人生之间庄严的关系，可我们刚刚才想通，文学与商业社会、文学与非功利、文学与为艺术而艺术、文学与为个人、文学与世俗人生，也是有联结的。后面的意思，就有海派的影子了。这是海派的辐射性，是它的当代价值的一部分。海派文学、海派文化研究在今天能被大大拓宽，原因正在于此。

新近，我在现代文学馆接待了一位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简称INALCO）的青年女学者娜塔莉（Nathalie Martin）。她在法国导师的指导下，正在研读苏青20世纪40年代编辑的《天地》杂志的全本，以作博士论文。她的导师我认识，叫伊莎·贝拉（Isabelle

Rabut)，曾与另一位法国学者安热勒·毕诺（Angel Pino）合编了一本研究中国海派的论文集在法国出版，收入了严家炎先生、我和李今的有关文字。她和她的导师都在研究中国海派，这让我受到一种刺激。她要把《天地》杂志里的作者笔名全查清楚。看着她坐在那里埋头翻我借她的那本《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我有点感动。一般地说，同行不是冤家吗，但我此时此刻的想法却是：嗨，李今和我又多了个“洋同事”（同做一种文学研究事业，而又不属于同一国籍之谓也）了！

2000年8月27日

于京城小石居



## 小 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都市化高潮的又一次掀起，对于上海以及海派文化的研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海派小说也作为都市文化和海派文化的一个重镇而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新中国成立后，新文学虽然成为大学的一门新学科，在把新文学史阐释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历史叙述中，海派作家一向被排除在这门学科的正史之外。直到80年代以后，通过对新文学史的不断反思与“重写”，在确立了文学的本体地位、把“文学的现代化”树立为核心性质的视野下，海派诸作家才开始引起学者的注目。首先是严家炎在1984年连载于上海《小说界》现代小说流派论的系列文章和1985年出版的《新感觉派小说选·序言》中，确立了新感觉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独立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的位置；其次，是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传到中国大陆，他把张爱玲与鲁迅、茅盾、老舍、巴金等大家相提并论的布局，使大陆学者得以“发现”张爱玲，更因张爱玲于1995年去世，致使“张爱玲热”大有泛滥成灾之势。另外，对于唯美—颓废派的研究使邵洵美、章克标、林徽音、叶灵凤等得以显现。直到90年代海派文学才被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整体来加以研究、定型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的一个重要论题。其标志性成果是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该书第一次从上海都市文化的角度把一向处于分散状态的海派诸作家聚集在一起，综合性地论述了在海派作家作品、人格及其文学活动中所显示出的海派文化特征，使“海派小说”这一新的称谓写入了9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文学史中<sup>1</sup>。

本来把海派小说作为整体进行研究，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是不很规范的。这不仅因为在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以“海派”命名的，有着共同纲领、文学主张和活动的社团或流派，而且当北平知识分子把常常用来形容上海城市生活某些恶劣作风的“海派”一词引入文坛，而挑起30年代“京海之争”时，所泛指的都是上海文坛的恶劣风气。它的矛头所向，用沈从文的话来说，是指“道德上与文化上”的“恶风气”，并不是要指称或命名一个文学流派。虽然在论争中，沈从文明确指出“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并为“海派”下定义说：“‘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sup>2</sup>但他把“礼拜六派”作为旧海派的代表，并不是在文学的意义上来说的，仍指斥的是礼拜六派“投机取巧”“见风使舵”“冒充风雅”“哄骗读者”等坏作风。后来，他又给“良友一流的新人物”戴上了“新海派”的帽子，说他们谈爱情、文学、电影以及其他，是在制造上海的新口味。他们虽然貌似礼拜六派的“革命者”，实际上是“美国生活的摹仿者”，他们虽然“进攻礼拜六运动”，但实际上“仍然继续礼拜六趣味发展”。<sup>3</sup>这显然谈的也不是文学，而与上海地区的文化风尚和趣味有关。鲁

1 如孔范今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专列“京、海派小说的对立和发展”一章；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近现代文学编》，设“五光十色的上海文坛”一章，虽未以“海派文学”冠之，但以“海派小说”行文。

2 沈从文：《论“海派”》，载《大公报》，1934年1月10日。

3 沈从文：《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92年，第143页。

迅的谈海派也是从上海的经济、地域特征出发的泛泛而论。他深刻指出：“‘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这一论断既一针见血地挑明了京派与海派的本质区别，又指出了他们或为“帮闲”或为“帮忙”的同一性。可以说，30年代“京海之争”所说的“海派”并不是文学流派意义上的称谓，而且也并无确指。正像姚雪垠所说，“没谁出来自首，也没谁在上海滩立一通‘海派碑’，把他们的名字刻出”<sup>1</sup>。但“海派”的名声不佳却使它成为一顶骂人的帽子，甚至连鲁迅都未能幸免<sup>2</sup>。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也因是“低级的通俗故事”曾被人说成是“海派”<sup>3</sup>，还有人认为“海派主要指左联”<sup>4</sup>，可见这一名称之滥用。

所以，借用20世纪30年代京海之争的“海派”概念来指称当今研究者重新提出的“海派文学”，与其说是要“为海派文学正名”，不如说是一次文化上的新的命名活动。它反映了人们试图通过理解和认识往昔文化现象，来理解和认识今日的都市化和现代化所引起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和人生观等一系列变化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从吴福辉在《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中所列的海派小说家和收入魏绍昌主编的“海派小说专辑”中的作家来看，被指认为海派作家的就有曾朴、曾虚白、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杜衡、黑婴、禾金、章克标、曾今可、徐訏、张爱玲、苏青、施济美、谭惟翰、东方蝾螈、林微音、丁谛、崔万秋、黄震遐、予且等，且不说这一长串的名单令人生畏，仅从类型上看，就包括了从具有明显左翼倾向的丁谛到右翼的黄震遐，从最先锋的新感觉派到接近通俗形式的予且、谭惟翰，

1 姚雪垠：《鸟文人》，载《芒种》第1卷第3期，1935年4月。

2 王一在《哭闻一多先生》（见1946年7月25日重庆《新华日报》）一文中说：“从前我们在北平骂鲁迅，看不起他，说他海派，现在，我要向他忏悔，我们骂错了。”

3 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89页。

4 《朱光潜自传》，收入巴金等著，王寿兰编：《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9页。

更不用说海派作家还被分别冠以“后期浪漫派”“心理分析小说”“唯美派”“现代派”等诸多名目。可以说，应用“海派”这一称谓所囊括的各类小说是五花八门的，这对精确描述这个概念的尝试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事实上，无论从意识上，还是从文学风格上，我们都难以找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

从学术界对于海派文学的定义和描述上也可以看出，海派文学这一概念成立的基础只能建立在与上海某段特殊历史时期中所发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是海派文化的联系之上。把“海派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采取的是一个文化的角度，是一个文化视野下的文学课题。确立“海派文学”概念的根据，恰恰主要不是文学的因素，而是社会文化的因素。

这并不意味着，凡是于20世纪20—40年代在上海地区创作，并反映现代上海都市题材的作家都可归入海派作家，他们的小说都可归入海派小说的行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茅盾的《子夜》，它虽然是反映30年代上海的一部最为厚重的著作，但其主题精神显然与海派格格不入。我认为其间的差异主要反映在立场和态度上，即对于在上海现代大都市和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过去未曾认识到的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行为方式，新的概念、价值或意义，采取的是相排斥、相对立，还是相适应、相追随的姿态。尽管这也不是一条“斩钉截铁”的分界线，但从程度上可有一个大体的把握。事实上，海派作家群在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文坛上的雅与俗之间，追随革命与救亡的主流文学和信奉自我与艺术的自由主义文学家之间，本来就是一个边缘模糊的中间存在，正是在与其他社团流派的联系和区别中，显示出自己的特色，成为既不同于高雅文学，也不同于通俗文学；既不同于主流文学，也不同于自由主义作家的第三种存在。海派作家群都各自或多或少地受到不同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倾向的影响。鉴于此，本书并不试图（也无法）按照论述文学史思

潮流派的标准研究模式，对海派小说的主题、风格、文体、审美追求等做出综合的概括性论述，而选择最能代表海派作家群的价值观、人生观、文学观，最能反映海派文化的新信息和本质特征，最能标志海派文学独特成就的作家：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新感觉派，还有40年代的张爱玲、苏青、予且等为主要论述对象，以凸现出海派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及其价值和意义。

虽然鸳鸯蝴蝶派，或说礼拜六派，还有张资平和徐訏都一向被看作是海派的重要作家，但我认为从他们作品中所弥散的意识、价值看来，或者过于因袭传统社会所规定的信仰、态度和倾向，或者太接近现代艺术家的理念、趣味和特质。鸳鸯蝴蝶派的作品虽然随着上海都市化、现代化，实际上是西化的社会风俗的改变，也不断加入了新因素；但从根本上说来，仍保守着公认的观念和传统的价值，正像瞿秋白所批判的那样，是“维新的封建道德”“改良的礼教”。被称为“三角恋爱小说家”的张资平，虽然也描写了海派小说最具特色的两性主题，但其主人公对“处女宝”和“身的贞操”的执着，暴露其两性观念的陈腐，敢写性欲和性行为并不等于性意识的更新。徐訏的小说可以说是高雅文学主题的通俗化，以适合现代大众审美趣味的形式包裹了一个高雅的灵魂。如果把这些作家列为海派作家群，他们也只能处于这个群体的边缘。不仅如此，甚至本书涉及的主要对象也并不那么纯粹，他们只不过在反映上海向现代工业化、国际性大都市转变的过程中，通过描述新的文化现象、新的阶层、新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向另一种价值观转变的意识和信息。这当然与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介入有关。

正像开埠后的上海在中国是个“异数”一样，海派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也是个“异数”。因为海派文学不仅植根于体现了近代中国历史特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上海，更与作为英、法、美